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九

宋 呂祖謙 編

制策

制科策

蘇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兹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

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

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
正陽之月伐鼓捄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
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
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
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
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
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
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

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

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

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疑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茍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説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

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覯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

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勸之具今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深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某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某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

屏去聲色放逺善柔親近賢達逺覽古今凡此者勤之
實也而道何逺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
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
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戸罕可封
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
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
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

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

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辨是矣予度能辨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饗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

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
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
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
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
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
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
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
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

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

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彊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

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膇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

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予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

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
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
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
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
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
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
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
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

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其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葢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

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敘法不為寛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歳以來災異數見乃六

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彊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彊

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析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嘘嘘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

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呴温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吕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

之月伐鼓捄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

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以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

葢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汚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内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道

非有獘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髠笞髠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

也慱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
儒者教之令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
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文之虛耗而以為儒
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徹去禁防
而為天寳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
公豳詩王業也而倸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
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
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

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

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獘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鏄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

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

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制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

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

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竒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宫也如此而尚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末惟陛下寛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宋文鑑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十

宋　呂祖謙　編

制策

制科策　孔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内則俊賢歸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

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絶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難于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

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中至昃而猶多苟簡之習懈於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柔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恵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寛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獘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

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

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為焉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
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
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克盡其極
爾何者陛下涖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踈遠切直之言
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
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
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

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
公議以為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
安萬世者公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
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患乎此
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
聽則慱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
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
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

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不用内則俊賢居位以熈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絶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

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是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下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强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

及矣是故始為强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為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强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

道行於數千里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讐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葢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為弊雖深而其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

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國而强國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失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

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物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儁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

上迩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覇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辟闇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得趨其所失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擽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

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乎又退託于任太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虚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于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

故晦冥陰黙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别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虚以守之使其不亂悶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

如槩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説順也雖斐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巳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来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

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
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求下情也臣願
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寘諫諍之任
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
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于周昌晉武帝之于
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
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
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

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所致夙寐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己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歷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歷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歷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

為良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歷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歷其要為陰陽之應也陽浮為天而主於動陰凝為地而主於静宜静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于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于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

有相更之勢貴于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
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于八月
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
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
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
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緣有靜以對而言
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
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

宜損而益之則隂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弊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踈遠而柔謏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鋭進者褒陞而黙守者遺落隂盛陽微之變莫著于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隂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

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陽微也而春秋自此絶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絶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厎績用在於綀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

粗則所得㝅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収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歳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洽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閒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而海内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

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物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

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臣以為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外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為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跡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圍而伉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

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為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宣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憺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聖策曰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而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為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

富國遺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為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常為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為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

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隣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隣夫左右相比之謂隣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隣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

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綈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貣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

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歎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為深憂未足為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

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拖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内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

時有限養無窮此條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宮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寛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内郡之縣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

邊縣卒特為爪牙不可以發至於方內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也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為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

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寛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令之關市之征密於布恭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為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

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已以率爾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宮豢化於内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内自比長主五家即而上之至

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嚮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葢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

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葢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强弱於下而其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

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葢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翺躁不耻之求漸漬成俗恬為不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耻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

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

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教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爲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

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寛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刖足為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為可行之術也昔子産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為慎名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

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
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
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
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
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
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
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
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

惡貧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為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為漸不及貞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同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

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

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為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為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

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獘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

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為治相與謨謀於廟堂之上至於風移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嚚一制暮行而曉或奬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

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葢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愊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為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

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茍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巖蹊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絶筋骨又將隳器敗餗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為否之欲休必待大人

之獲吉聖人以為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
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
之求傳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
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
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
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貞
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寳事則氣拂吾膺然
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

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為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為戒
獨覽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間内外不
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
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
舉而詢於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為之術何以先
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
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
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

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
鄙罪當萬死無所欲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宋文鑑卷一百十

宋文鑑卷一百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　軾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

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
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邕茂鳥獸
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
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
獘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
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
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
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

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疏遠愚陋者乎

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

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
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
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
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可謂萬事失其
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
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令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
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
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

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郡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令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

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鈌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

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令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觧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示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獘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獘必

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童

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歴已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内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横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壊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

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憚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譬如乗輕車馭駿馬冐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觧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方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

屑為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罝麃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

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
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未必忍行亡秦偶
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
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于今日矣欲望致
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
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悞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
於荀卿荀卿好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
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

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将變令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説惑悞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其意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

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茍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

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

五臓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令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刃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闗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材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

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潰亂
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改
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
則無乃悞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
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
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
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
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

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言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諸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

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
在於此等歟臣願攷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
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恱
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令天下有心者怨
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
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令天
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税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
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蓋惟陛下察之臣

謹昧死上對

擬御試武舉策　陳師道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誓師者或曰孥戮汝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

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之為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之為便而充國之筭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而不自賢聖託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數宅善牧川居善漁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昌死以對

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俎豆之事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

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為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康李之戰鬬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陳於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罪非聖人之道者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為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

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非商亡夏

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

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定其論

法以正名刑以正辠以成其詞詔于鬼神諭于公侯誥

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數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

以鐘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為出

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也視人

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

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為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為文王至德也天優為之與不可已而為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説乎故以武王為還師以待時其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内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

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伯以利動利之者偽也君子恥之夫德行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為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

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其克有勲刑葢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皁隷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劓刖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皐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于殺則極矣或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皐陶之善

舜也皋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為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其非皋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為暴而遝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于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葢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為仁師克則鮮死焉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遑

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法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令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

身故未常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也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

謂先王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為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敢為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禾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然寇將保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

無後憂可謂善晝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林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于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為國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

邊吏之常能國之大患臣惟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德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皋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

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内有盗賊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内異譬之於家盗在内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閉門穴垣與盗爭死况於國乎臣故曰克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啟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寛之則侮張奂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獘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叚頻

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畢入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竊之度塞限以封略羈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强精神内守則厲邪不干本虚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所以馭之者有道不足計曲直校失得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

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敺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麛卵不可謂政强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强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

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
天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
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忘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
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
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德而賈誼
以謂天子貢夷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
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擊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
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十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

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
為刺諠之謂也智有得失才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克
國可謂智矣而內徙降羌令居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
忘其遠夫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
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
克禹不以為恥舜不以為辠蓋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
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
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

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革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恵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有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恵之言而却兵家之圖書将

不敢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諂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　　蘇　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

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季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

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
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歴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
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
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
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
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蘇軾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暮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

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
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絶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令孔丘
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
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
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
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
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
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

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没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

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議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

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識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識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庭堅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為於世而以其安静休息有所不為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羣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夫是以慮無遺策舉世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為舜戒

也蓋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不以無過之為美而以改過之為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而願聽焉雖然是三者在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為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俄焉怠忽而不知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

不勝其困怨亂將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於幾民之適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玩宴安而忽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疎幾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

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敕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

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為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為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為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

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為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為天下後世之意以為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

所能為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葢若商祀之顛隮則微子以為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為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王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為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為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為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

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為也處垂亡之世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為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

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
仁哉

宋文鑑卷一百十一